

# 千里之外，海燕歸來

關於「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兼記2010年第十一屆年會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1953年，作家張漱茵收錄十多位當時活躍於台灣文壇的五〇年代女作家作品，編輯出版《海燕集》一書；在該書前言中，她寫道：「……海燕為一種勇敢而意志堅強的飛禽。它們振翼雲空，不畏艱阻，憑一對小小的羽翅，能飛越過萬頃海洋，回到溫暖的故巢，這是何等的氣魄！……」距離此番豪情壯言五十多年後，2010年的秋天，一群長期旅居海外的台灣女作家，以熱情而安適的姿態，從遙遠的天際線勾勒了海燕歸返故里的身影。

點閱「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以下簡稱「女作協」）網站首頁，我們可以在最顯眼的位置看到「本會宗旨」幾個字，上頭開宗明義地寫著：「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為一非政治，非牟利之組織，以交換寫作經驗，聯絡感情，促進文學交流與發展為主要目的。」由於地緣空間的阻隔，國內讀者對「女作協」或許並不熟悉，但是只要對名稱稍加斟酌，就不難揣測其性質與特色：一個由旅居海外、使用華文寫作的女性作家所組成的文學性社團。

### 1989，大腕聯手催生「女作協」

乍聽之下，「旅居海外的女作家」似乎是位於遙遠星球的另一群人，不過，如果是琦君、於梨華、陳若曦、喻麗清、簡宛……這些名字，是不是令人油然升起與老友重逢般的親切感？數十年來，我們在國內的各種報刊媒體上閱讀她們在異國的心情、生活、見聞，零時差的出版速度讓人恍然以為她們就在身邊。而在以文字餵養台灣讀者的同時，這群海外女作家始終以耕耘、拓展台灣文學乃至華文文學的版圖自我期許，她們不但是女作協的忠實成員，更是居功厥偉的幕後催生者。

根據現任會長吳玲瑤的記述，1989年夏天，或許是有感於隻身在異鄉以華文寫作的辛苦寂寥，為了串連散居各地、孤軍奮戰的女性文學之心，讓彼此相互依恃扶持，知名作家陳若曦出面登高一呼，號召了分據世界各地的女作家，聚集在她「可以俯視金門大橋上霧氣濛濛美景的柏克萊家中」；出席者除了前文中提到的琦君等人，還有陳少聰、程明埜、羅珞珈、翔翎、荊棘、葉文可、劉安諾、胡為美、楊秋生、卓以玉、胡英音、戴小華、陳中禧、李淑儀、伊犁、吳玲瑤，總計21位。她們暢談對女性主義的見解，同時也自剖以女性身分在海外從事華文寫作的心得體會；過去僅止於透過紙上文字略知其名的文友，如今得以當面晤談，無論是相見恨晚抑或惺惺相惜，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緣。

回首來時路，在陳若曦家中舉辦的這場聚會成為眾人難忘的女作協第一屆年會，21位與會者也就成為當然的創始會員。會中，不但討論了會員資格、通過組織章程，同時經由投票表決，選出陳若曦和於梨華擔任第一任會長和副會長；此外，她們更決定未來將每兩年舉辦一次年會，並廣邀居住在中國大陸、台灣及港澳以外地區，使用華文寫作、至少出版一本作品集的女性創作者入會。就這樣，以聯絡情感、分享寫作經驗、促進華文文學發展與交流為宗旨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誕生了。

### 全球走透透，繞著女性跑

協會甫成立，便吸引了八十多位理念相同的女性寫作者入會，時至今日，會員總人數約莫已經超過兩百位；隨著兩岸三地的開放交流日盛，加上皆以華文為書寫工具，除了台灣之外，來自中國大陸的會員也逐年增加。雖然人數眾多，但由於華文女作家在各地的分

布不均，況且又無充裕經費奧援（協會收入來源僅有會員於入會時所繳交的兩年會費30美元或終身會費200美元），在人力、財力均有限的情況下，要定期舉辦規模盛大的年會，困難度可想而知；不過，令人驚訝的事實卻是，除了第五屆曾經略有延遲，其餘歷屆年會皆在會員們眾志成城的戮力合作下如期召開，這張將「姐妹情誼」發揮到極致的傲人成績單，已然形同協會的悠久傳統。

細究歷屆年會的紀錄：（美國）舊金山、洛杉磯、北卡羅萊納州、拉斯維加斯，（加拿大）溫哥華、（德國）波鴻、（台灣）台北、（中國）上海、（馬來西亞）吉隆坡……，遍佈各地的足跡，充分顯示其「勢力範圍」之廣袤。在地主國會員的精心籌劃下，每兩年一度的「姐妹盛會」，不但讓女作家們瀏覽平時難得一見的自然奇景或人文風情，更重要的是，她們還如遇知音一般，將生活中或創作上各種與「女性」、「文學」有關的思考與他人分享——這就是在例行的會務報告、歡迎新會員、幹部選舉等議程之外，眾所期待的年會重頭戲「專題討論」。

從第一屆的「女性主義之我見」開始，二十年來，研討的課題曾陸續聚焦於：「新女性主義與台灣婦運」、「海外華文文學的困境與展望」、「女作家小說中的戀鄉情結」、「婦運在今天」、「女性詩學」、「探索女性書寫的版圖」、「女性的情欲書寫」、「旅行家與旅行者」……等；從最幽微難言的離散經驗與懷鄉心情，到輕靈暢快的旅行美食饗宴；從日常平凡的生活細瑣，到嚴肅深刻的家國之思，不一而足。各種見解，她們不只是關起門來說給自己人聽，更廣開大門就教各界方家：知名學者齊邦媛教授、作家李渝、中國大陸的女性文學研究者饒芃子、趙遐秋，作家王安憶、陳丹燕、焦桐等人，均曾為協會的座上賓。繼1995年第四屆年會於台北舉辦的15年後，今年11月上旬，這群飛越過大半个地球的海燕們，終於再度歸返母土，擁抱久已未聞的鄉音；這個秋天，她們歡喜當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傳揚台灣多年來所累積的深厚文化底蘊，打開「女性書寫的新視野」。

## 2010，在台灣打開女性書寫的新視野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在2010年舉行的第十一屆年會，從場地、時間，到專書的編輯出版，幾乎完全由副會長石麗東一手包辦；出於「（女作協）十五年沒在台灣開會，這段期間，台灣在各方面的變化很大，我們常居國外，或許應該抱著吸收母語文化養分的心態，雖然不一定要照單全受，確是一個觀察當地社會的好機會」的考量，她對內容的規劃與講者的邀請格外花費心思，擬定「女性書寫的新視野」為論壇主題，另安排「海外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鄉土小說與自然寫作」等場次，涵蓋了「女性書寫」、「華文文學」、「台灣鄉土」等元素，完全切合年會在台灣召開的此時此景。

經過11月4日晚宴的暖身，5日上午由作家趙淑敏主持的第一場座談「女性書寫的新視

野」揭開了年會的序幕。女性文學研究者、政大台文所范銘如教授首先自陳20年來研究女性文學的種種心路歷程，特別是八〇年代以來，女性文學在學術界日漸受到重視，卻由此導致女作家們受到各種論述、熱門話題的牽引而左右其創作趨向，從對時間的關注轉向對空間的書寫，這讓她有意識地放慢研究的腳步，停下來思考如何可能透過嶄新的視角深掘尚未被開發的女性文學內涵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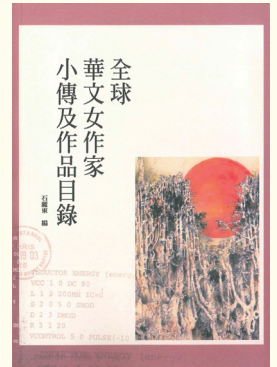
接下來，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會長譚湘的發言；相對於范銘如對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關係的考察辨證，譚湘引介了近30年來中國女性寫作的概況。她認為，自1980到2010年間，中國女作家文本中最鮮明的特色就是糾結於「文化身分認同」這一課題，並一一列舉張潔、鐵凝、王安憶、張抗抗、陳染……等人，分析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如何撥開迷霧，尋得「文化身分」的真相，而那即是作家對自我生命的解答。

最後，是集多重身分於一身的平路，用沉靜而低緩的語調，反思「置身海外」這件事對「一個女作家」的影響是什麼。平路說，生理身分總是很自然地讓女性處於邊緣的位置，卻也讓女性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邊緣眼光，而一個「在海外的女作家」，則可謂「邊緣的邊緣」；以她長期身在遠方的經驗，那種心中永遠對這島嶼懷抱一股焦慮的情緒，恰恰正是寫作動力的來源，因為「距離」可以讓人看清楚自己最關心什麼，從而也就能寫出真正對自己有意義的作品。

## 海外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

近年回台定居的首任會長、同時也是知名作家陳若曦主持了第二場座談「海外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與談人則同樣包含了作家與學者。從台灣前往美國，而後移居北京、目前住在上海的小說家章緣，以「玻璃門和鏡子牆」的隱喻呈顯一個台灣女性對自我與他者眾生相的洞察，並剖析自身寫作風格與關懷的轉變。她觀察到，台灣、美國、中國，乃至北京與上海，無論是語言、習慣、人與人的關係等各種面向，存在著超乎想像的差異，而這些文化衝擊，其實有助於作家在經歷時間沉澱後，將生活細節變成一篇篇動人故事。

許久未在文壇露臉的作家叢甦，本身就是台灣六〇年代留學潮中的一分子，而且在國外一待數十年，由她來談「海外華文寫作的困境與展望」，可說是再恰當不過。叢甦將去國離鄉區分為「流放」與「流浪」兩種，在台灣與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1949之後，拜政治



為配合「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2010年第十一屆年會的召開，會議召集人石麗東特別號召散居全球各地的會員一百多人，提供個人小傳與作品，編纂而成這兩本《全球華文女作家小傳及作品目錄》及《全球華文女作家散文選》。

壓力與社會不安所賜，「留學」成為白先勇、於梨華等已經歷過「內部流放」的外省世代的心靈出口，他／她們以「自我流放」的形式解決離散失根的痛苦，下筆除了思鄉懷舊，還有對政治的高度關注。這其中，她特別推崇「留學生文學的始作俑者」於梨華，認為她對異鄉人在異地生活的辛酸、孤寂與疏離有極為深刻精湛的描繪；而在八〇年代改革開放的契機中走出中國的哈金、嚴歌苓，則無異是另一種（被迫）流放或流浪的類型。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院長陸卓寧則從「生存、救贖、普世」三個面向深入地解讀蟄居加拿大多倫多的「兼職作家」張翎的創作，觀照其如何在異文化的衝擊下，寫下生存的焦慮以及華人移民海外的漂泊與荒蕪。從早期的《雁過早溪》、《交錯的彼岸》，到近期的《金山》、〈向北方〉……，張翎的書寫猶如鮭魚返鄉，筆下的空間從早先的海外回到了中國。雖然作品不少，但知名度一直未見攀升的她，在電影導演馮小剛將其作品《餘震》改編為電影《唐山大地震》後一夕暴紅，陸卓寧認為張翎的成就並非簡單的數量累積，而是因為她貼近尋常百姓，在文字中為他們找到了救贖之道，從而具有撫慰人心的普世價值。

### 鄉土小說與自然寫作

也許讀者已經注意到，上述兩場座談全數「壟斷」在女性手裡——從主持人到與談者，從作家到學者，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女人天下」；不過，到了第三場「鄉土小說與自然寫作」，這個規則卻被徹底地顛覆了——國立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重量級小說家黃春明與自然生態觀察寫作者劉克襄，在眾人引頸期盼中粉墨登場。

最會說故事的黃春明，無須仰仗提綱、講稿，總是能一拿起麥克風便滔滔不絕，看似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其實他的終極關懷始終未曾改變：懷抱社會意識，反應深刻的人生問題。他提到小學時一位外省國文老師的讚美，讓他找到自己的擅長，而經由老師的推薦，魯迅、沈從文的小說，不僅為他打開一扇文學之窗，更讓他體悟社會底層的殘酷現實，這些，都成為他往後在寫作之途上的重要養分。

在黃春明每每引發歡聲雷動的發言之後，大學時期喜歡看鳥的詩人劉資愧，也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專業「鳥人」劉克襄透過投影片，不疾不徐地說起自己一次因採訪旅遊而「誤闖桃花源」的經驗；他介紹了南投水里採「有機理念」經營的老五民宿以及與其抱持相同理念而集結起來的「上安自然農耕隊」，並延伸擴及當前頗為熱門的國光石化、蘇花改等議題，一方面流露出了台灣未來生態環境應何去何從的憂慮，同時也向遠道而來的貴賓揭示了台灣保育人士的進步思維和積極態度。

三位男性風趣靦腆兼而有之，時而妙語如珠，時而正經嚴肅，活潑歡快與真摯動人的時刻交相出現，不但引起與會人士的高度共鳴，也為年會畫下一個高潮迭起的完美句點。☒